

第四次移民潮：21 世紀太平洋群島的中國人

Ron Crocombe

歐洲殖民時期的華人：工人和商人

當西班牙人在 16 世紀到達馬尼拉時，那裏有一批華裔因為婚姻進入了菲律賓社會，在接下來的 250 年中西班牙大帆船又載來一些具有菲律賓-中國血統的船員。關島和北馬利亞納群島的原住民夏莫洛人的大部分可能帶有一些華人的遺傳基因，但是這一點無法得到證實。

從 18 世紀後期開始，英國和其他歐洲船聚集在中國的港口，開始了與澳大利亞和太平洋群島的貿易往來，很多船隻在那裏招收了船員。隨後，中國人被招募到太平洋群島上作種植園和其他工作。歐洲人壟斷了政府，批發，銀行，國際船運和宗教等有權有勢的行業，眾多的中國人只好通過努力工作，攢錢，投資，最終在零售，菜園和技術服務等行業取得成功。注重教育使他們的許多後代進入其他行業。有個例子可以說明華人在法屬波利尼西亞零售業的重要程度，在那裏不管是塔希提語還是法語，去商店都被說成是“去中國人那兒”。

二次世界大戰後太平洋上的中國人：從群島移居西方國家，從東南亞移居群島

直到二次世界大戰，華人始終是太平洋群島上分佈最廣的亞洲人，而分佈最廣的歐洲人是英國人。獨立後原住民領導人確立了新的方針，改變了前殖民政府強制執行的限制人口流動政策。

群島的獨立帶有強烈的民族國家主義色彩，這使許多亞裔移民感到威脅。與此同時，加拿大，新西蘭，美國，澳大利亞對群島的中國移民變得更加開放，因此很多人移居到這些國家。新一代的華人移民中，來自臺灣和香港多從事漁業和商業，來自東南亞的多從事林業和貿易，另有一小部分人從事賓館和旅遊業。

20 世紀 80 年代中國改革開放後來自大陸的中國人

下面我們將集中精力討論第四次移民潮，首先我們從劃分新移民的種類開始。早期的新移民主要是在工廠，木材加工，漁業，農業和礦業等行業工作的低技能工人。近來，從事零售，餐飲，專業（包括外交和政治人員），員警和軍事活動的人員逐漸增多。在討論過這些群體以後，本文將討論將來他們的存在所產生的各種可能性。

最大的雇主是北馬利亞納群島的制衣廠。工人大多數是從中國來的合同女工，但業主主要是香港或近幾年剛剛成爲美國公民的華裔。其他中國工廠的工人，主要也是女工，在斐濟，薩摩亞和湯加工作，其他地方也有少量的華人。這些工人通常住在最低標準的住房裏，工作時間很長，很少有人會用英語或其他語言與當地人交流。

衣服和其他手工業產品都是出口到美國，歐洲，澳洲和新西蘭的，這些國家處在進口協定下，不大可能長期抵抗世界貿易組織壓力。當地的工資和交通費用比在中國或越南要高，所以這種工作可能會在島上減少，一些工廠已經倒閉。工廠倒閉，並不意味著那些丟掉工作的人會回國。一些人找到了其他工作；其他人“失蹤”或保持“隱匿身份”，比如那些宗教組織法輪大法（在中國大陸遭到禁止）的成員。總體上，工廠會在數量上減少。

漁民

群島上最大數量的深海漁民從中國大陸招收，在臺灣，韓國和其他國家的漁船上工作，雖然最近中國擁有的漁船數量也在增加。我本來以為他們會是沿海漁業社區的人，但是一個業主告訴我並不是這樣，因為大多數沿海居民在中國有更好的選擇，而且他們也知道深海漁業很艱苦，是斯巴達式的工作，收入也很低。所以他們從中國內陸地區招收那些沒有其他選擇，也不知道工作條件艱苦的人。漁船滿了，就在早晨回到港口，卸魚，裝燃料儲備，通常要求晚上到來前啓航。一些船在港口呆得時間長一些，工作條件雖然比十九世紀歐洲漁船條件要好一些，但是按現代標準極為艱苦。漁民在合同期滿後一般回到中國，當然也有人被指控沒有回國。大多數漁民與群島人很少有接觸。很少有人會說英語或有岸上需要的技能。在一些港口有進口的中國妓女來為船員服務，這樣他們本來可能與島上居民的那極少一點接觸機會都減少了。

理論上，太平洋群島政府希望漁民這個行業能為他們的人民保留著，但是卻很少有當地人願意做這些工作。只要有選擇，甯管是我還是其他人，誰也不會願做這個工作。隨著中國經濟起飛，一些這樣的工作，將會轉移到低收入國家例如越南和緬甸等國家去，但是以中國現有的人口和他們艦船所有數量的增長情況來看，中國在相當時間內仍將是這一地區的主要漁民。

木業工人

在西巴布亞，巴布亞新几內亞，所羅門群島，和瓦努阿圖（Vanuatu），木材業最大的份額是屬於那些雇用馬來人，菲律賓人，印尼人和中國人的馬籍華裔公司的。木料被以超過可持續開發的速度開採，所以該工業以現在的開採狀況來看生命力有限。然而，隨著需求量和價格的提高，以及技術改進，此行業生命力有可能延長，使得現在由於距離或開採難度，不經濟的地區適於開採。如同工廠工人一樣，並不是所有人都會回國。沒有關於有多少人非法地從木料業轉移到其他工業並定居下來的資料，但是一些可靠消息管道相信其數量可觀。當中國超過日本成為太平洋群島木料的主要市場時，該工業將會有一個穩定的中國人流流入而且有一部分人將留在群島上。

建築工人

許多木料工人是從東南亞來的華人，但是建築工人大多數都是中國來的，他們來到那些承認中國而不是臺灣的群島政府的中方援助項目中，到群島那些最重要的地方為當地建造冠冕堂皇的主權象徵。它們包括：國會建築，政府大廈，法院和員警建築，總統府，跨國組織，以及公共設施，體育場館等。這些建築為中國建立了良好的公共關係但是也使當地人憂慮他們將如何對等償還。其他捐獻者包括臺灣，都盡可能地使用當地建築工人，但中國人則完全使用中國來的工人。這引起一些不滿。

農民

農民最集中的群島國家是斐濟，那裏許多早期華人定居者是農民。但是他們中的大多數和後裔都已經移民到斐濟、澳洲、新西蘭、加拿大或者美國的城鎮。在夏威夷也是一樣，多數華人農夫向那裏的城市或者美國大陸遷徙。塔希提島的多數華人農夫移居 Pape'ete，美國、新西蘭或歐洲。然而，許多新的中國農民到達了海島並接手了大部分菜園，即使在那些土著田主已經失業或半失業的地方都是如此。海島有使得更多中國商業農民出現的很大潛力，他們將越來越多地供應出口的土產品。華人 農民的數字預計會增加。

礦工

中國人對這個地區的開採，隨著時間的推移將變得更加主動。在 19 世紀和 20 世紀早期，中國礦工曾在瑙魯、加羅林群島、新卡拉多尼亞，Makatea (法屬波利尼西亞)等處開採，但是幾十年前就停止了。如今中國工業的興旺對礦物的需求增加，導致了他們對 Ramu 的鎳礦和鈷礦和巴布亞新几內亞的 Mt. Kare 金礦開採權利的購買。最早的 700 位技術員和專家近幾個月從中國來到了該項目，而這個礦的開採期極短，只有大約四十年。礦場大多處於被隔離的地區，而且在某種程度上是自我分離的地區，但是一批混雜的巴布亞新几內亞勞工和中國勞工，已經與該礦簽立合約。在美拉尼西亞，中國是尋找更多採礦權的國家之一，因此中國礦工的人數可能會增加。

企業主和投資者

這些人主要經營漁業，木料業，零售業，食品供應業和旅館業，但是他們的投資行業興趣範圍正在擴大。以巴布亞新幾內亞為例，從 20 世紀 70 年代開始，這些企業主和投資者主要是從臺灣、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或者從印尼來的華人。現在中國政府和企業家正在成為主要投資者。

最大和最近的投資是中國冶金建築公司在 Ramu 鎳鈷礦投下的十億美元。中國是英國和日本對西巴布亞的 Tangguh 這個世界最大的天然氣項目興趣的合作夥伴。中國國家石油發展公司 2006 年簽立了探索和利用巴布亞新幾內亞，西巴布亞石油，煤氣的合約。

許多群島的華人企業以與中國的貿易為生。一般模式是家庭的一部分人呆在香港和/或中國處理那邊的業務，另一部分則留守在島上。華人現在從零售業和服務業擴展到整個商業領域。這些業務裏會有更多中國人的出現。可能看到大量華人所有者增加的領域是旅館、餐館、車、船、飛機和通信服務業。

遊客和旅遊服務

從 20 世紀 70 年代中期起，日本放鬆了對國外旅行的限制，並且“亞太旅遊業從 20 世紀 90 年代起，以日本特別的形式和地緣政治學，證見了其旅遊業的擴張”，¹ 東亞韓國和臺灣也緊隨其後。

今天每年有超過一百五十萬的日本，臺灣和韓國遊客前往關島、北瑪麗安娜 (Northern Marianas) 和貝勞 (Palau) 旅遊。這些國家的投資者擁有旅館、航空公司和相關服務行業，而且這些國家的職員也為該產業服務。其中一些最大的產業最近被華人收購，為最近剛剛開始的中國大陸客做準備，中國人預計成為太平洋群島最大的遊客人羣。現在

¹ Lonny Carlisle, “麦克罗尼西亚旅游业和旅游游客政治经济发展,” 大洋洲会议欧洲学会上发表的论文, Leiden, 1991, p. 1.

臺灣是貝勞最大的遊客來源。十到二十年之內海島中最大的遊客群將來自中國，從北太平洋群島到南太平洋群島。最接近中國的塞班島，已經有從上海、廣州和北京的直飛旅遊航班。某些中國哈爾濱的航空班機已經在群島航線中服役，還有一些中國人持有航空公司股份。

外交人員和其他官員

雖然中國只在與它有外交聯繫的八個群島國家設館，她的外交官員在群島卻比其他任何國家都多。臺灣在與其有聯繫的六個國家設館。還有一些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外交官是華人。中國和臺灣還有許多其他官員在群島擔任專家，顧問或其他各種角色。除了澳洲在南太平洋，和美國在北太平洋外，中國和臺灣外交官對群島政治的干涉，比其他任何國家都要來的多。

軍事和戰略人員

中國對軍事、員警和其他與戰略主權有關的活動，都有濃厚興趣。儘管這種興趣還未與澳洲、新西蘭或者美國處在同一水準上，中國(其他幾個亞洲國家相比之下程度較輕)邀請太平洋群島軍隊，員警到中國參加會議，訓練，派中國教練員到海島(從體能開始訓練)，並且供應軍事、員警和司法服務的建築，設備。

在過去的 130 年中，北太平洋海島(密克羅西亞島)經歷了西班牙、德國、日本和美國在政治、軍事、戰略和領土等各方面的較量。南太平洋海島則經歷了英國、澳洲、新西蘭、美國、法國、德國、俄國和日本之間的同等較量。中國在影響力和力量的較量中將是新的參賽選手，如果它的經濟持續快於它的競爭者增長的話，群島大概會有更多中國軍事人員駐紮，中國將扮演一個更加舉足輕重的角色。中國在到達如同美國設立於關島和馬歇爾群島的巨大軍事部署和其他地方的小型部署那樣的程度之前，還要有不少時間。而法國在法屬波利尼西亞和新卡拉多尼亞有堅固的軍事設施，並且澳洲在該區域也有軍事隨員，顧問。

其他專業人員

自從獨立，第一批到達群島的這種專業的人才從臺灣和東南亞來的，但是他們與土生華人相比只占非常小的比例。中國和臺灣為那些外交上承認他們的國家提供一部分醫生和衛生工作人員，以及農業、技術和其他領域的專家。除政府之外，越來越多的獨立華人專業人員以會計，技術員，資訊工程師和其他領域專家的身份出現在大洋洲。

學生和研究人員

第一批到群島學習的華人到達的是離中國和臺灣最近那些島嶼。所以北瑪麗安娜學院，Eucon 國際學院，關島大學，關島社區學院和貝勞社區學院從 20 世紀 90 年代起都開始招收亞洲學生。日本、韓國和菲律賓是主要生源，但是也有一些學生來自中國和臺灣。

中央昆士蘭大學(CQU)通過吸引亞裔學生為澳洲創收，他們特別招收從中國、臺灣、馬來西亞和新加坡來的華人。當申請人數超過澳大利亞政府批准人數的時候，CQU 為想要澳大利亞學歷，但是不可能直接被批准到澳大利亞求學的人設立了一個斐濟分校。在斐濟學習一到兩年的學生可在澳洲完成學業。CQU 把斐濟分校賣給了一個特許權公司，從此教學標準下降，而斐濟 2000 年到 2006 年的軍事政變也使得學生數量下降。

還有一些詐騙“大學”應運而生。韓國的 Kyung Park, 很快也在 2003 年于北瑪麗安娜設立了塞班島大學, 招收的中國學生每人都需要預付 7,000 到 10,000 美金, Park 許諾的絕佳教學設施, 每個房間都有電視、冰箱、電話和電腦的豪華住宿, 以及塞班島的高收入工作統統沒有下落。“大學”沒有書只有一台電腦。Park 因欺詐罪被判九年監禁。他在關島還創辦了 Tinian 大學和美國國際大學, 這間大學也有同等豪華而子虛烏有的校園。這些還不是那些設立在群島, 欺詐中國和其他亞裔學生的“騙子”大學的全部。

群島和亞洲之間的教育交換, 從小學學生到資深學者各級都有。與群島島民有最廣泛交流的國家是日本, 但是中國人也將穩定的加入進來, 雖然數量比起去中國和臺灣的群島島民會少一些。一些有工作經驗的人, 將會留下來或保持與群島和島民的聯繫。

學術研究歷來與輸出國的政治, 經濟和戰略興趣有著密切聯繫。澳大利亞國立大學設立太平洋研究院, 是因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 對群島瞭解的缺乏, 以及與群島打交道有經驗的人的缺乏使得澳洲處於不利地位。這所學院(現在是亞太研究學院, 反映了改變了的國家利益) 像各種各樣的研究機構和經費一樣, 仍然服務於這個角色。與多數大國一樣, 美國的群島研究也與美國國家利益有著密切聯繫。現在中國似乎打算在南太平洋取代澳洲, 在北太平洋取代美國, 成為該地區的主要影響, 我們未來將看到更多的中國研究人員。

宗教

早期中國移民要麼繼續他們自己的信仰要麼接受了客居國的主導宗教—基督教。第一批改變了信仰的是 20 世紀 20 年代湯加和斐濟的一些華人英國國教和天主教徒。今天, 最出名的中國宗教是法輪大法 (或法輪功), 這個宗教在 20 世紀 90 年代末出現在北瑪麗安娜。法輪大法成員在幾個海島國家中都有存在, 被中國官員騷擾, 脅迫。騷擾在北瑪麗安娜較為困難, 因為它是美國的聯邦, 一些法輪大法成員取得了難民身份, 因為如果回到中國, 他們將遭到迫害。

佛教徒或與儒家相關的活動家也在降臨海島。比較突出的是日本的創價學會 (Soka Gakkai), 但是預計不久其他從中國來的類似組織也將出現。

罪犯：一個增長的威脅

自 1990 年以來劇增的犯罪率是由最近的中國新移民引起的, 而長期居住的華人在全太平洋群島則被認為是最遵紀守法的種族, 名聲很好。藥物走私, 武器和非法移民, 洗錢, 欺騙、搶劫、被迫賣淫和其他活動在太平洋群島國家很容易大行其道, 因為這裏支付不起眾多的員警和其他防護措施。

島民針對中國人和其他亞洲人的犯罪升級大概是由於以下原因：因為他們是最容易得手的目標; 他們更加富有; 或因為與當地人爭奪工作機會或商業機會而被懷恨, 或者因為賄賂政客和官員, 和未對社區做出貢獻但獲得財富(包括避稅, 進口稅和其他費用, 並且缺乏參與社區活動)而被憎恨。在從 20 世紀 90 年代末開始的所羅門群島暴亂期間, 華商經常被控制首都的員警和所謂“馬來他之鷹”(Malaita Eagles) 的民兵組織敲詐勒索。然而, 所羅門島民(包括前總理 Bartholemew Ulufa'alu)相信市民暴亂是由於某些華人企業家要推翻那個要他們繳稅和伏法的政府而惡化的。

這裏有些例子。六個醉醺醺，不在值勤期間的員警攻擊騷擾了在巴布亞新磯內亞居住了二十五年並擁有 Kwik 連鎖店的華裔 Frankie Gui。他們用步槍射擊 Gui 先生的腳，強迫他“捐款”，但是 Gui 先生則抱怨已經給了員警很多現金和燃料。²

一個資深的所羅門群島官員在 2001 年告訴我，他的兄弟領人搗毀了一家馬來西亞華人伐木公司金春天 (Golden Springs) 總部和機械，因為他們毀壞森林，群島的珊瑚和河流。他說整個唐人街不久將被燒毀。唐人街確實被燒毀了。

許多華人漁船在 20 世紀 90 年代離開了 Chuuk (FSM) 這個地方，因為當地居民索取香煙、酒和其他“保護費”。在 Majuro (馬紹爾群島)，五家華人企業在很短的時間內相繼被燒。北馬里亞納島有當地青年針對亞洲人的相當高的犯罪率，大多數這些犯罪是爲了獲取毒資。

針對當時在湯加的 300 個華人 (幾乎全部是商人) 的犯罪到 1999 年變得如此嚴重，以至於總理 Vaea 公開呼籲要求停止這些犯罪。兩年後由於反華人的暴力行爲，員警部長甚至要求華人店主及其家屬在一年內離開以“自我保護”。那命令最後未被執行，一些人懷疑命令本身是真打算讓華人離開，還是脅迫華人使他們更加隨時準備“送禮”或任人宰割。華人沒有離開。在當時那種強烈表達的公眾反華情緒下，前國王(像皇太子和公主一樣，他有華人商業夥伴)還向議會表示湯加還需要 4000 華人。

2006 年 11 月，反對政府延遲執行憲法改革的暴亂，導致首都的多數華人企業以及皇家和總理財產遭到破壞和搶劫。湯加的華人公民到中國使館避難，他們包了一架飛機並有 200 人飛離。湯加的警察局長將暴亂稱爲“反對華人的暴亂”，說“搶劫和焚燒的原因之一就是爲了趕走華人零售商。”³

在斐濟華人菜園經營商經常被攻擊或搶劫，但是華人聯合會的主席宣稱爲避免報復他們沒有尋求過員警幫助，並且接受騷擾作爲一種“生活方式”。一位華人菜農在二個月內被襲擊了五次並在第六次中喪生。⁴

2002 年，巴布亞新磯內亞中國大使、警察局長和外交事務長官全都抱怨華人比其他民族，更容易成爲暴力受害者。⁵在許多太平洋島國，這似乎都是事實。不過中國佛教徒很少因爲宗教不寬容成爲歧視和暴力受害者，而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卻因此遭到很多不公平待遇。

華人針對華人的犯罪活動，通常是幫會爭鬥，包括綁架、搶奪、脅迫、酷刑和其他暴力，例如一個蘇瓦的華人妓女因不服從她的犯罪頭目而被切成碎片。還有虐待，酷刑，比如巴布亞新磯內亞頭被砍掉的店主，或三個中國商人和他們的福建保鏢 2003 年在斐濟的一家魚廠被殺害，被發現時，他們身上有燒傷，並且局部遭到嚴重破壞。香港員警和國際刑警組織將此解釋爲犯罪集團之間的爭鬥。單在 2001 年，就有五位華人店主在莫爾斯比港遭到殺害，一些是由心懷不滿的前雇員所爲。許多巴布亞新磯內亞的華人和其他

² 《国家》，2004 年 11 月 23 日。

³ 《太平洋群島報告》，2006 年 11 月 19 日。

⁴ 《斐濟時報》，2005 年 5 月 31 日和 12 月 19 日。

⁵ 《太平洋群島報告》，2002 年 9 月 11 日。

亞裔商人的謀殺依然未能偵破。2004 年莫爾斯比港，在打擊華人犯罪團夥時，員警突襲了七家商店，並且扣留了販運人口和貨品，製造色情產品，買賣槍支藥物，經營非法妓院、賭博和洗錢機構，並賄賂官員的二十八個非法移民。然而，在這之後，員警自己開始搶劫商店，地方搶劫者接著來！調查顯露了在某些員警、官員和被拘捕人員之間的勾結。

妓女是一個有爭議的話題。如中國人是數量最多的移民工人，漁民和農民一樣，他們也有最大數量的移民妓女。她們中的許多是受有吸引力的工作誘惑，直到入境以後才發現她們將被犯罪幫會逼迫賣淫。1994 年世界衛生組織在塞班島的研究顯示，那裏大多數的妓女是菲律賓人；但是 2006 年密克羅西亞島學院的一項研究則判斷 1500 個妓女中的 90% 是中國人。⁶ 2007 年斐濟軍事專政遣返了一些中國妓女。

從中國來的新移民在群島佔有一個很不平均的犯罪比例。一位亞裔大使向我抱怨關於“亞洲犯罪”的媒介和公眾怨言，他說這些“主要是由中國人所為，但是亞洲人全部因此而背上黑鍋”。

由於中國人增長的對經濟的控制和把贏利向海外投資的傾向，湯加經歷了一個“正在增長的針對… 中國人的怨氣浪潮”。⁷ Akilisi Pohiva，湯加議會當選的議員領導，正在擔心他們將成為湯加的二等公民。但是他同意在賣護照時代期間買護照的那些人應該被允許居留並鼓勵湯加人通過婚姻吸收他們進自己的社區。他也會見了中國社團的代表“去發現共同和平相處的辦法… 並營造一個新的湯加”。⁸ 在薩摩亞情況稍好，部分是由於很多薩摩亞人由華人血統，而完全華人的血統的人則很少。但是在 2005 年 1 月議會中就准許新中國人進入的數量以及是否准許他們購買“應該”屬於當地人的土地和企業的問題，展開了一次尖銳的辯論。美屬薩摩亞州長對“膨脹的反亞洲人情緒”表示關注。⁹

在所羅門群島，關於華人對小企業的控制、賄賂官員，和蔑視所羅門島民的各種尖銳反華人話題，在很多年來都一直存在。這在瓜達爾卡納爾島網路論壇 www.tutuvatu.com 中有所反映。在 2004 年 8 月 6 日和 2005 年 1 月 12 日之間，在五十個被談論的話題中，那些有關華人的話題收到的答復(主要是批評)比平均話題多 2.5 倍。

遠處的存在：電視、收音機、紙界媒體和教育材料

人們不必要由於身處太平洋群島而參與群島社會。媒介影響曾經完全來自西方社會，但是現在中國是唯一在薩摩亞、湯加和瓦努阿圖有電視臺——用英語廣播的 CCTV 第 9 頻道——的外國國家。它計畫向所有與它有外交聯繫的國家提供該項服務，提供一個可供選擇的資訊來源和事件解釋。它是使太平洋島民熟悉中國評論觀點的一系列行動之一。

教育是一個互動的關鍵點。幾個群島國家的中國人送孩子去政府學校之外，還去下午和週末的中文課，接受語言，文化教育。那裏學生很少不夠分班，種族社區之間的聯繫似乎變得更容易了。多數村莊的商人是中國人；多數顧客是島民。禁止因債務而起訴島民的

⁶ *Marianas Variety*, (《玛里亚娜多样性》), 2006 年 12 月 7 日。

⁷ 《群島商業》，2005 年，p.13。以及很多類似陳述，書面的，或口頭的。

⁸ 《Pac 新聞》，2005 年 6 月 24 日。

⁹ *Samoa Observer*, 9 February 2005. As in other countries, there are accusations that decision-makers are bribed or compromised.

《薩摩亞觀察報》，2005 年 2 月 9 日。就如其他國家，有對當權者受到賄賂並妥協的指控。

法律使種族之間的緊張氣氛得以緩和，許多華裔也通過為社區活動做貢獻而獲得美名。從 20 世紀 60 年代開始，巴布亞新几內亞的許多當地的華人提供美拉尼西亞朋友孩子到澳洲就讀高中的經費。

結論

太平洋群島正處在一個從過去 200 年的模式轉移出來的分水嶺上。它正在從一個以說英語的歐洲人為主要外來影響的時期，進入一個以亞洲人，主要是華人，成為主要外來影響的時期。越來越多的這類人將處於高技術，高權力的位置上。這不是好事也不是壞事，就是正在發生的事；然而很少有群島島民，政府，教育或者媒介對此給予充分思考和行動，去準備從這種轉移中獲得最大好處。